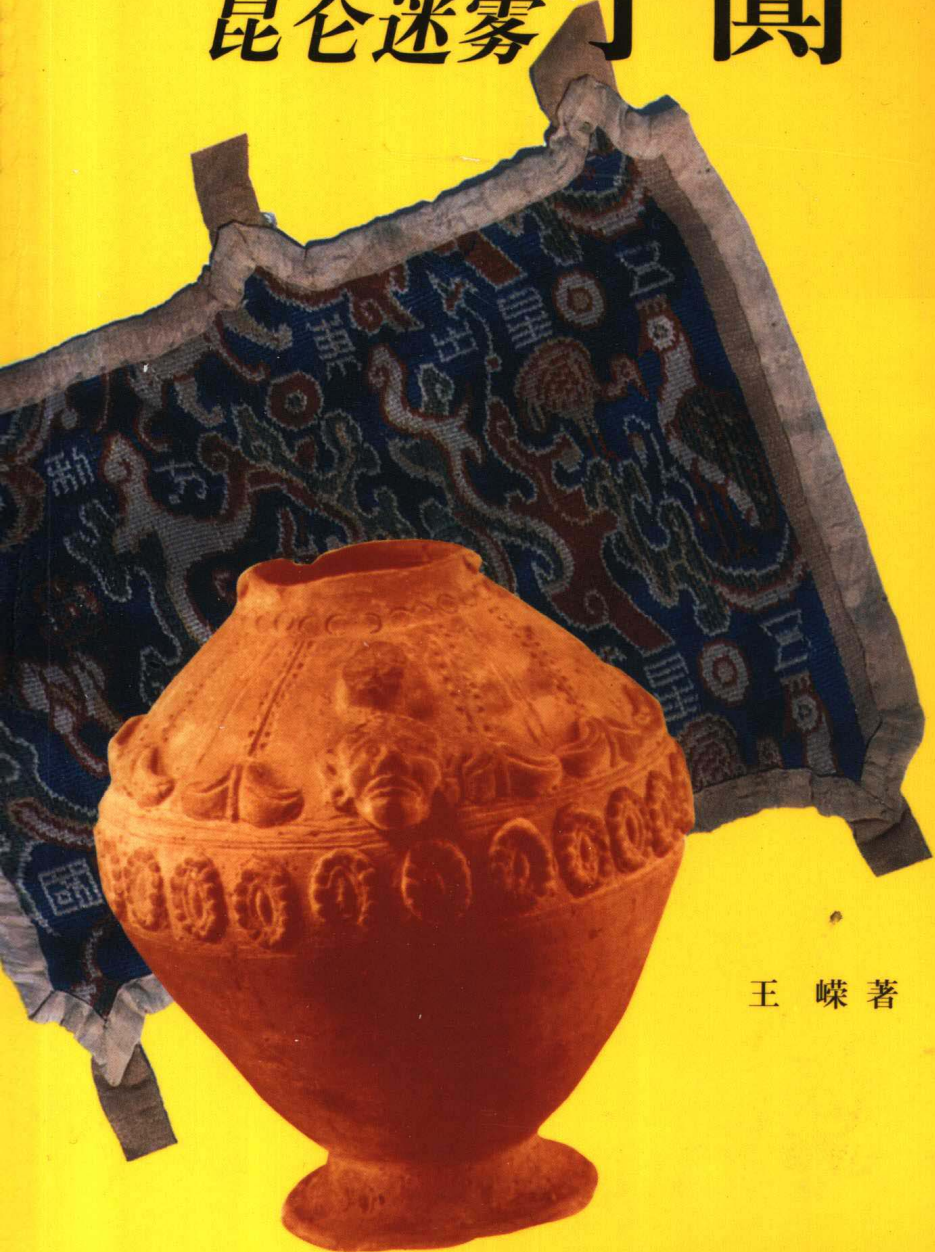


西域史话

昆仑迷雾于阗



王 嵘 著

西域史话

昆仑迷雾于阗



王 明 著

西域史话

昆仑迷雾于阗

王 嵘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仑迷雾——于阗/王嵘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8

(西域史话)

ISBN 7 - 222 - 03503 - 6

I . 昆... II . 王... III . 于阗—地方史

IV .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1875 号

责任编辑 乔 枫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林 芳

西域史话

昆仑迷雾——于阗

王嵘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20 千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 - 222 - 03503 - 6/K·328

定价: 12.50 元

引 言

“万方乐奏有于阗”。

古代的于阗，就是现在的和田，和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地区，是著名的歌舞之乡。这里的人们能歌善舞，“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唱歌”。

这里还是著名的瓜果之乡，苹果、葡萄、西瓜、甜瓜、石榴、核桃、樱桃、红枣、沙枣以及桃、杏、梨、无花果、巴旦木，长年不断，四时常鲜。这里的百岁老人很多，他们的长寿秘诀就是以甘鲜水果为食，即“半年桑果半年粮”。

于阗自古以来就是美玉之邦，是驰名天下的“瑶玉之所在”。中国出产玉石的地方不少，但“凡玉，贵重者皆出于阗”。

于阗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名扬中外的“绢都”，为丝绸贸易增光添彩。历来丝织最盛，至今不衰。现在和田地区生产的地方特色产品艾得来斯绸和金丝绒，仍然誉满全新疆，并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青睐。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和田地区的位置在新疆的最南端，它南依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群峰耸立，海拔一般都在 6000 米左右，最高的达 7000 米以上。北部深入到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里是沙漠植物胡杨、红柳的王国，野生动物马鹿、野骆驼的乐园。东境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且末县相接，西与喀什地区的叶城、麦盖提和巴楚县毗邻，北与阿克苏地区的沙雅、阿瓦提县接壤。它南部

的邻居是西藏自治区。西南则与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区连接，边界线长达 210 公里。

和田地区东西长 670 公里，南北宽 600 公里，总面积 24.78 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的 15%。这里绝大多数地方被山地和沙漠、戈壁所占据，耕地和可耕地只占总面积的 3.7%。

和田地区是古代于阗、皮山、扞弥、渠勒、精绝、戎卢诸国之地，西汉以来归属中原王朝。唐代上元二年（675），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置十州。元代设宣慰使元帅府。清代先后设和阗办事大臣及和阗直隶州，并改于阗为和阗。1920 年划叶城、皮山、和阗、于阗、墨玉、洛浦和策勒县，成立和阗道，后改为行政区。1949 年 12 月和阗解放，1950 年建立和阗专员公署，1959 年改和阗为和田，1979 年建立和田行政公署。现在和田地区辖和田市、皮山县、墨玉县、和田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田地区行政公署驻和田市，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 1983 公里。

和田地区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全地区人口 1 226 665 人，其中维吾尔族占总人口的 96.7%，汉族只占 3%，其余为回、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少数民族。

和田地区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利资源充沛，盛产粮食和棉花，是新疆南部的一块宝地。

目 录

引 言/1

一 神秘的古国于阗/1

崇山和沙漠间的风景线/1

扑朔迷离的建国传说/5

揭开于阗古国的神秘面纱/8

昆仑山下风云乱/15

二 辉耀千古的历史文明/20

美玉之乡/20

丝路绢都/31

祥云佛国/38

三 交汇融合的时代/47

昆仑之音播东土/47

尉迟胜助唐平叛/52

享誉唐朝画坛的于阗画家/57

朱士行取经开先河/66

唐玄奘求法于阗留名/72

于阗翻译家实叉难陀/78

四 秘境中的遗址废墟/83

东方的“庞贝城”尼雅/83

罕见的热瓦克巨佛群像/100

丹丹乌里克怪异画图/109

玛札塔格古堡疑云/120

于阗国都之谜/126

从牛角山到阿萨古堡/131

五 动荡的岁月/137

突厥铁骑/137

吐蕃兵戈/140

最后辉煌/144

佛国日落/150

尾 声/156

后 记/163

一 神秘的古国于阗

崇山和沙漠间的风景线

古代于阗的地域，大体相当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地区。

它南依峻岭连绵的昆仑山脉，北临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一条绿色风景线，把崇山和沙漠分隔开来。



昆仑山冰川

茫茫昆仑，横空出世，冰川纵横，雪峰林立，银冠巍峨，万笏朝天。

世界的屋脊，神话中仙境，一片晶莹剔透又有薄雾缠绕的天宫般的梦幻世界。

古老的神话被文献记载下来，文献记载的神话说昆仑山是众神之山，是“众神之所在”，是“天帝之居”、“帝之下都”，“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还说昆仑山是大地之首，“有增城九重”，有五城十二楼，有九井、九门、瑶池、帝宫、不死树。琼阁丛聚，坛圃处处，玉英缤纷，翠竹葱茏。护卫这些处所的，是一色白玉雕花的栏杆。

传说皇帝曾命伶伦制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至昆仑之阴，取翠竹为笛而奏乐音。

《穆天子传》说，周穆王驾八骏之乘，漫游西域，在昆仑山会见西王母。他与西王母对歌作舞，情意缠绵，难舍难分。返回时他“命其随从攻玉，载玉万只而归”。那时已知昆仑山是“西域良山，玉山所在”。据说西王母为周穆王设宴欢娱的地方，正是昆仑山上的“悬池”之畔。

昆仑山峰顶无论春夏秋冬，四季恒积冰雪，是一个庞大的冰雪世界。在那雄奇的山体之上，冰川晶莹，雪岭闪亮，凌空层叠，气宇轩昂，如同白浪滔天，延伸天际。千姿百态的冰雪奇观，美玉般玲珑，水晶般剔透。几十条成百条巨大的冰川，如无声的瀑布在飞泻流淌；冰雪巨龙还伸出它无数条冰舌，舔舐着高山下面的河流湖泊。造物主的神工鬼斧，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天然冰雕，栩栩如生的花树、林莽，形象逼真的亭台、楼阁，立地指天的玉柱、长剑，如腾如动的飞碟舰船，展翅飞翔的鹰，张牙舞爪的兽……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如人间仙境，如童话世界……

难怪文献把昆仑山描述为众神之所在、天帝之所居。

传说在远古之时，昆仑山下是一个大湖，周围都是陆地。当时人们为了征战，砍伐昆仑山的竹子做箭互相

残杀。翠竹砍伐殆尽，惹怒了天帝，天帝用倾盆大雨惩罚人类，湖水猛涨，大地变成一片汪洋。人类无处可去，就纷纷逃到昆仑山上栖身。后来洪水退了，过去人们居住的地方变成了沙漠，只有原来大湖所在的地方却成了肥沃的田野，人们便都从昆仑山上下来，聚集在大湖一带，开始了繁衍生息的新生活。

事实上，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在古生代是一片浩瀚的大海，后来由于发生强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海底陆台上升，构成昆仑山主轴和中脊的框架。中生代山体边缘陆续上升，到第三纪上升到 5000 米以上，后来又出现了几座 7000 米以上的高峰，形成了昆仑山、喀刺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些举世闻名的卓山大系。

群山环抱中的广阔台地，经过海相沉积和陆相沉积，变质岩就构成了基底。历经数千万年的沧桑演变，岩石风化剥蚀，造成干旱的塔里木盆地。随之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砂石变成沙粒，造就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沙漠是吞噬绿洲的巨魔，是拒绝生命的“死亡之海”，是人类的畏途禁区。

每当暴风骤起，那细细的流沙就变得疯狂无比，威力无穷，直搅得烟云四合、天昏地暗，植物被连根拔掉，飞禽走兽落荒而逃。早期人类营造的小巢般的安乐窝，也被沙漠驱赶得七零八落，居无定所。

沙漠过于强大，在沙漠的肆虐下，人们望而怯步，被迫背井离乡，过去的家园变成一个个废墟遗址，成为人类一代代在沙漠中留下的足迹。

然而，于阗及其属国毕竟是大自然的宠儿。它们靠着昆仑山、喀刺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群山银装素裹，冰川雪峰寒光闪闪。在阳光的照射下，在暖风的抚摸

中，融化出一股股溪水，交汇成一条条激流，从千山万壑冲溢出来，奔涌而下，在原野大地上腾跃呼啸，势如利刃，割蚀深切出一道道河流。其中源自昆仑山的两条最大的河流，一条现名叫玉龙喀什河，另一条叫喀拉喀什河，这两条河引领着一些小河，汇成了一条更大的河，那就是原先叫于阗河现在叫和田河的季节河。这条大河，就成了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的上游河源之一。



昆仑秋色 李 都摄

另外，还有著名的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车尔臣河等许许多多河流，及时地滋润着干渴的土地。在茫茫沙漠的“生命禁区”里，这一条条河流流出一行行热烈的生命赞歌和优美的田园抒情诗。绮丽辽阔的绿洲，雄劲挺拔的群山，混沌浩大的瀚海，构成一幅粗犷壮美的边塞历史画卷。

在众多河流孕育下的古代于阗绿洲带，就在昆仑山、喀刺昆仑山、阿尔金山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间，形成一条顽强不屈、生机勃勃的绿色风景线。古国于阗，

就在这条永不消逝的风景线上生生不息、繁衍延续，创造着人类文明、地域文化。

扑朔迷离的建国传说

“于阗”得名和建国的历史，扑朔迷离，弥漫着东来的紫气，西降的祥云。

相传远古时于阗地方荒无人烟，只有毗沙门天神在此居住。印度无忧王的太子遭后母陷害，被挖去双眼。无忧王得知后大怒，把负责保护太子的辅臣僚佐及他们的

家属放逐到雪山以北的荒山谷地居住。后来这批人逐水草迁至于阗的西界，推举他们当中的头目为王，在于阗的河流边过起了定居生活。恰巧在这时，东方一个国家的太子也因获罪被流放到于阗东界。太子手下的人们向他劝进，他便自称为王，与部众在于阗以东定居下来。岁月匆匆，双方各自为政，互不来往。不料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双方的人在一处荒泽不期而遇，他们互相询问对方的来历，都要以主人自居，便发生了争执，言词相激，眼看就要动武了。这时有人出来劝道：“今天何必这么着急呢？用打猎的人马决战，未必尽显



希腊神话中的马人武士壁挂
(洛浦县出土)

出兵锋军威。还是先回去各自治兵演练，约定一个时间再来交战。”于是双方便回马收兵，各归其国，操练兵马，鼓舞士气。到了约定的时间，双方会兵于一地，旗鼓相望。经过交锋，西方的兵马败北，国王被杀。东方的国王乘胜而进，招抚了对方失散的人众。接着就把于阗都城迁到东、西之间的中部地带，筹划建筑城郭。国王担心没有适合的建城土地，就四处张贴告示，征求了解这里地理的有识之士。这时有个脸上涂抹着黑灰的外道之人，背着一个装满了水的大葫芦，来到国王面前说：“我知道这里的地理。”接着就把葫芦里的水倒在地上，水弯弯曲曲地流动起来，周而复始地环绕了一个大圈，那葫芦里的水仿佛无穷无尽，还在不停地循环。这时那个外道之人突然起身离去，无有踪迹。人们就顺着水流的痕迹，筑成了城的地基，建起了一座城池，这就成了于阗国的王都。

于阗国王修筑都城，建立国家，安定了民众，已是功成名就。但到晚年，他却并没有儿子，惟恐断绝了宗续。为了祈求子嗣，



人头马身毛毯壁挂
(洛浦县出土)

就到于阗国的保护神毗沙门天神庙祈祷，祈求赐给后代。此时毗沙门天的额头裂开缝隙，生出一个男婴。国王抱着天神赐的孩子回到宫中，国人都来庆贺。不料，这个神童不食人奶，国王怕孩子养不活，就又去庙中乞求养育之法。神像前面的地这时忽然隆起，其状如女人的乳房，神童于是就去吸吮。就这样靠着地上的乳汁，孩子长大成人。他的勇敢和智慧超过前人，国内的风范教化也传播开来。国王的继位者因食地乳长大，所以于阗国也以“地乳”为国号。

以上传说，取之于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瞿萨旦那国”之“建国传说”一节。玄奘将于阗称作“瞿萨旦那”，这应是印度化的名字。玄奘从印度回长安途中经过于阗国，使用梵文名称也可能是一种时髦。

此外，古藏文的《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及一些佛典，也有形形色色有关于阗建国的记载。古藏文《于阗教法史》中记载于阗建国者为阿育王的王子。相传当初天竺国阿育王得一小王子，阿育王在巡地游方时遇到占卜相士，相士尊王命为王子看相。相士见王子相貌端庄，就说：“王子将来的权势要超过你大王呢。”国王听后心生妒忌，就将王子扔在当初出生之地，就是于阗国北门之内。被抛弃后的王子，在北方天王和吉祥仙女用地乳养育下，才得以存活，所以取名为“地乳”。北方天王把王子地乳献给汉王作子，地乳在汉地生活长大后，重回于阗。这位来自天竺、由汉地抚养成人的王子，与当地居民在于阗共筑一城，建立国家。

上述一些传说有一个共同点，都说于阗国在公元前数个世纪就建立了。这一信息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公元初这里使用的铸币，正面印着汉文，背面印着佉卢文。《北史·于阗传》也有相关的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等人，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

华夏。”

于阗建国肯定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时就知道了于阗这一名称。但这之前没有文献记载过于阗，也没有关于于阗的信息传到中原。《穆天子传》记载了昆仑山一带的部族，还记载了与西王母瑶池相会的故事，却没有提到于阗这一称谓。《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了“流沙中”、“昆仑虚东南”，有“埤端”国名。有学者认为“埤端”即“于阗”、“和阗”的不同译音。此说没有相关的史料和考古实物佐证，所以缺乏说服力和可信性。

至于《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文献的记载，出现在于阗建国约十个世纪之后，且依据的是神话传说，很难令人置信。《大唐西域记》说无忧王的太子和东方来的太子到于阗之前，“此国虚旷无人”。其实，早在殷商时代，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中就出土过数百件来自于阗的玉石加工的器具和装饰品，说明于阗人这时已与中原有了许多交往，怎么会“虚旷无人”呢？

于阗建国的信史和考古实物，难寻难觅；

于阗建国的传说，扑朔迷离，云遮雾罩。

揭开于阗古国的神秘面纱

揭开于阗古国神秘面纱的第一人，是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出使西域的张骞。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使命，却成功地对西域进行了划时代的探险和考察，窥视了谜一般的西域，了解了西域的河流山川、地理物产、民族风情、历史信息，带回来西域的详细资料和奇特物产。他从大月氏返回时，途径于阗还进

行了考察。他向汉朝介绍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古国——于阗，他说大宛“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弥、于阗。”古扞弥国即今和田地区于田县境。（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还汇报了他对西域河流的考察结果，他的“黄河重源说”的观点，也被司马迁记录在案于《史记》之中：“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这里说的西海应指里海，盐泽指今罗布泊，河则专指黄河。《汉书》与《史记》持同样观点，认为自于阗东流的昆仑之水与其他水流汇聚蒲昌海（即盐泽，罗布泊的又一名称），“其水亭居，冬夏不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于阗等地来的水不断注入罗布泊而“冬夏不减”的记载，以及“多玉石”和山川地貌的记载均是现场考察的实录，基本符合事实。但昆仑之水“潜行地下”，南出青海积石山而形成黄河的结论，则是错误的。罗布泊水“冬夏不增减”的印象，是因这一带沙漠干旱、暴风不断、降水少、蒸发量极大等等因素造成的，这种印象客观上反映了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罗布洼地的实际情况。上述记载，实属中国正史的最早记录，也是有关于阗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

张骞于西汉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出使西域，联合乌孙，欲断匈奴右臂。在张骞亲赴乌孙的同时，又派遣许多副使分赴各国，其中就有副使到达于阗、扞弥两国，扞弥国还派出使节随汉使到达长安，朝见了天子。

这一时期，汉朝已开始了反击匈奴入侵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汉朝为了索取大宛神马——汗血马，以震慑匈奴，曾两次派出李广利将兵征伐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一些与